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 
zzrbsa@163.com

真情

## 童年的小牛

徐世俊

那天午后,爹骂骂咧咧地从集市上回来,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头瘦弱的牛。“那卖牛的人太‘黑’了!”爹一路抱怨着,将那条瘦弱的牛牵进了屋后的牛棚里。我觉得那牛不差,因为它的眼睛很亮,但爹没看到。

山村的黄昏总是忙碌的,牛蛙飞上飞下,田埂上到处是晚归的村民。爹还没回来,我独自一人去了牛棚。牛静静地卧着,我走近摸了一下它的皮毛,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柔滑。它的眼睛看起来很深,这让我开始怀疑:“牛真的会流泪么?”我一边想着一边进了牛棚。这牛饿了,爹觉得反正养不活,干脆就不喂它食物,可我相信它一定会长大。就这样,八岁的我第一次牵着牛出了牛棚,准备让它去吃点东西。

回来时已是星罗密布。因为我没告诉爹就把牛牵了出去,遭到爹一顿狠打。我忍着痛,既没有哭也没躲,倔强地抬起头,看到了被关在牛棚里的牛。它的眼睛仍然一片浑浊,夜晚中看不清,是眼泪么?思及此,我心中没来由地一酸,眼泪也顺着眼角流了出来。

“这孩子和牛挺有感情的,就让他牵着牛出去吃草吧。”娘到底还是心软些,听她这么一说,爹顺势答应了下来,让我欣喜不已。

就这样,我每天牵着牛去田间吃草,黄昏时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缤纷的云彩成了晚霞的衣裳,我和小牛都很欢快,它的眼睛也亮了,身体也壮了许多,高大了许多。

我搬了很多稻穗铺在牛棚里,还偷偷从家里拿了一些塑料纸出来,将牛棚仔细修补了一遍,并请爹在牛棚里装了一盏小灯。一切收拾停当,牛棚也变得温暖了许多。爹直骂我没出息,可他还不知道,我还在牛棚里和小牛一起睡过觉呢。

和煦的春风将田间的小草又吹绿了,我牵着小牛去了山坡上的小溪喝水,只听得一阵“咕咕”地喝水声,我心里清楚,小牛真的长大了。我骑在牛背上,行走在柔软的草地上,小牛用头蹭我的脚,乐得我咯咯直笑。小牛又欢快地跑起来了,我弯下腰把头贴在牛背上,享受着这一刻的轻松和安宁。晚上,我坐在坪里望着夜空的星星,小牛躺在我身边,不知是不是睡了,连我轻摸它的头也没察觉。

再后来,爹把小牛牵到田里耕地了,还有一个劲儿地夸我:“你小子还真行,这病牛都被你治好了。”我什么话都没说,因为我知道自己没什么功劳的,毕竟小牛真的不差。忙碌了一天,小牛浑身都是湿漉漉的泥巴,我牵着它又去了山坡,用清凉的溪水为它洗澡。它仿佛在感激我似的,不停用舌头舔着我的手。

晚上下起了小雨,我偷偷地溜进了牛棚,小牛睡了,也许它真的累了。我轻轻地合上门,关了灯,小牛,好好休息吧。



曾经的湘山公园。邓彬/摄

如今的湘山公园。邓彬/摄

## 地名记忆

## 多彩湘山公园

何美琪

秋高气爽的一个周末,我特意去重游了湘山公园。于我,这里不仅是风景优美、休闲运动的好场所,还承载着青春岁月的美好记忆,是我筑梦之旅的长亭和短亭。

湘山公园位于炎陵县城西,自北宋以来,就是人们观光旅游的胜地,1997年升为省级森林公园。城楼翘角飞檐,灰墙红瓦,在绿树掩映下,显得古朴庄重。公园大门用巨石砌成拱形,两侧各有一小拱门,供行人出入。城墙外铺满了爬山虎,像披了一层绿色的帷幔,于古朴中透出几分生机。据说取名“湘山”源于一个有趣的传说,相传湘山原是洞庭湖龙太子所变,太子生性顽皮,每到月圆之夜,便戴上湘山寺的高帽流而下到湘潭去看戏,于天亮前匆匆赶回。后来这个秘密被当地老百姓发现了,因担心这块风水宝地走失,便修建了一座宝塔来镇压,由于看戏所到之处是湘潭,故将这处山命名为“湘山”,在此修建的公园自然就叫“湘山公园”了。

公园依山傍水,群峦叠翠,古木参天,郁郁葱葱。500年以上的古树就有30多棵,遮天蔽日,像巨大的华冠。那皴裂的树皮,则如一部天书,记录着沧海桑田、岁月变迁,也蕴含着山水风骨。沿途蜿蜒而上,所到之处,目光所及,皆为绿。粉绿、翠绿、中绿、深绿、墨绿,大片大片的绿,重重叠叠,扑面而来,如群峰酣畅的呼吸。山下一条碧江婉转环绕,似飘落凡间的一条仙带,碧江的水清澈透亮,水质甘甜,是炎陵县一级饮用水的源头。山环抱着水,水倒映着山,山水相依,浑然天成。正应了那句“青山不墨千古画,流水无弦万古琴”。

绿色环绕中,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,像一支利剑直指云天。纪念碑面向东方,正面镌刻着“邵县革命烈士纪念碑”9个大字,其他三面刻有题词和碑文。北面刻有张平化的一首七律:“梅山沐水出罗霄,革命洪流逐浪高,战火纷飞黑雾散,金光普照红旗飘,开基创业功堪颂,接力长征路更迢,烈士精神永不朽,发扬光大在吾曹。”革命烈士纪念碑高19.28米,这个高度,是为了纪念1928年发生在邵县(今炎陵县)的接龙桥战役。当年在湘山公园下面的接龙桥上,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,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在此击溃湘敌一团,有力掩护了朱德、陈毅部队向井冈山转移,为朱毛第一次会师和两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。但因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,我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,据资料记载,战争时期,炎陵这座当时不足8万人的小城,就有3万多英雄儿女牺牲。

革命烈士纪念碑的西南面,有一座知青阁,建于1996年,为全国第一座知青纪念馆。据记载,1963年,炎陵县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”接收来自长沙、湘潭、醴陵的

乡知识青年408名,安置在4个国营农林场和一些公社插队落户。至1978年,共有7198名青年来到邵县(今炎陵县),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山区小县,开始了他们“上山下乡”的生活。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,响应国家号召,怀揣着“满腔豪情下农村,广阔天地炼红心”的昂扬斗志,从城市奔赴农村,开始了他们艰苦而又难忘的人生历程。开荒种地、插秧割稻、种植农作物、养殖家禽……知青们将旺盛的生产力以及先进的文化知识带到了农村,为改变当时农村的贫穷落后作出了贡献,并在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劳动过程中,与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情谊。知青阁上镌刻着7000多个知青的名字,一个个名字后面,隐藏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、爱恨交织的情感、酸甜苦辣的人生……在浩瀚如云的时光长河中,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,知青的命运也跌宕起伏、各有不同。往事如烟,无论悲喜,在每个知青心里,那挥洒着汗水、泪水的青春岁月,将融入他们的血液,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正如醴陵知青卢力先生为知青阁题写的楹联:“有缘此山曾添绿,留意斯水再涌泉”。那些逝去的,终将成为美好的记忆。知青阁,也成了炎陵人民与广大知青情谊交融的载体。

革命烈士纪念碑的西北面,有一座湘山古塔。从纪念碑下来,沿途漫步约1.5公里,再登上300多级的台阶,就能看到掩映于绿色葱茏之中的古塔,遗世独立,像一段截下来的远古岁月,泛着历经沧桑后古朴凝重的青灰。青灰色可算是湘山公园的点睛之笔。湘山宝塔始建于宋代,修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(1617年),宝塔系楼阁式空心砖塔,共9层,高16米,用铁葫芦做顶。塔旁建有古寺,为佛门净地,禅意深幽。古寺、宝塔也因历史悠久、建筑独特,载入了《中国名胜词典》。

湘山宝塔山水相托、环境清幽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在县一中读高中,姐姐刚从乡下调到县林业机械厂工作,厂子就在湘山公园下面。我随姐姐住在厂宿舍楼里,每天早上去公园跑步,300多级的台阶,我一口气就能跑上去。有时累了,就坐在台阶上休息一会,背英语单词或朗诵课文,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脸上,温馨多情,林中小鸟啾啾,清悦婉转,一切都是那么干净美好,充满朝气。如今,故地重游,走在又高又陡的台阶上,爬到中段我就已经气喘吁吁,直叹岁月不饶人了。恍惚间,似乎看到青春明媚的自己,正在前面奔跑,高高扎起的马尾松在背后晃动,尘尘往事扑面而来,一时间竟有些呆了……



曾经的古塔。邓彬/摄



修葺后的古塔。邓彬/摄



知青阁

## 香甜人参米

魏亮

如果要我说童年记忆中最难忘,且生命力极强的零食,非人参米莫属。

我所在的城市,人们都叫它人参米,有些地方则称之为炒米,爆米花。它是用大米、大豆、玉米、绿豆等原料经高温烧透后,使大米膨胀,形成一颗颗饱满酥松的膨大的米粒状食物。

“打人参米喽!打人参米喽……”童年里,我家住在筒子楼两层东边,当听到一声声吆喝时,我就知道又能吃上人参米了。这时,我会走到父亲身边,父亲不要我说,已然明白我的那点小心思。他用搪瓷杯盛上一杯大米,便带我走下楼去。

打人参米的师傅一个月只来一回,有时甚至一回也没有。他拖着一辆破旧的板车,板车上放着用来打爆米花的工具:一只小火炉,一只风箱,一个可以用手摇动的、葫芦状的黑色转锅,黑色转锅上方装了一个小仪表,还有一个用来盛爆米花的大口袋。每当师傅摆弄好一切,他的身边便有不少等待打人参米的大人和孩子排起长队,当然也少不了看热闹围观的孩子们。师傅有两种业务,一种是自带玉米或者大米,属来料加工,摊主只收微薄的加工费。另一种则无须等待,直接从摊主这里买走现成的人参米——摊主的身旁总会摆放着各种规格的人参米,小包一元,中包二元,大包三元。

喜欢吃刚打出来的人参米的还是大多数。打人参米的过程中,师傅要把黑色转锅竖起来,让口朝上,打开转锅上的盖子,用他专用的一个小杯子从第一个顾客的箩里舀好一杯米,倒进黑色转锅内,并在一个小杯里用勺子挑出一至两勺白色的糖精,待拧紧盖子后,将黑色转锅平放在炉子上烤,左手拉着风箱,右手抓住转锅后的把手,一面按顺时针方向不停地摇,一面用眼睛盯着小仪表上的温度与时间。等时间差不多了,他再用一个大口袋套住炸锅下方的口子,再拧开盖子。每当这时,孩子们会躲远些,或者用手捂住耳朵,随着一声巨响炸开,再跑回来。这时,一大把一大把炸开的人参米,就落进了大麻袋,师傅将其统统倒进顾客的箩筐内,看起来分量比刚拿来时要大不知多少倍。大人们付了钱,就提着人参米回家了,而孩子们则将手伸进了箩筐内,也不管烫不烫。

每次父亲将打好的人参米带回来后,会先让我吃一点解馋,剩下的就都收进罐子里,待我想吃时,再拿一点出来。人参米香甜可口的味道,让我经常盼着打人参米的师傅能早点来,可惜上初中后,就很少听见师傅的吆喝声了。如今,各种零食琳琅满目,儿时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失,但童年香甜的人参米却一直左右着我的味蕾,留在了记忆深处。

丹宝要离开株洲了,我们大家都去送她,她的不开心都写在脸上了。她正式离开株洲了,同时也是正式离开我了。而我和晶晶准备交往的消息也已经知晓,之前的姐妹突然变成了情敌,这种被人背叛的感觉让她在合影时目光凝重。丹宝不知道,我和晶晶也是在双方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,偷偷摸摸交往了一年,后来因为她父母反对而没能走到最后。

之后我再也没有和丹宝见过面。别人告诉我她回了株洲,但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她。也许,此生不复相见,才是我俩最好的结局。

次,并爱上了那座朝气蓬勃的城市。

她之前去深圳,我和她朋友一起去火车站送行,一来二去和她朋友也熟了。兄弟李勇看上了她朋友朝霞,于是托我帮忙牵线,所以丹宝不在厂里的时候,我们也出去玩过几次。女孩们都知道了丹宝要去深圳,对我深表同情,而我也在这同情的氛围下,和晶晶对上眼了。丹宝回来后她们中的谁可能透露了这些情况:李勇追朝霞,我和晶晶。

丹宝去深圳的事情终于定下来了,她辞掉了厂里的工作,由她姐帮她在深圳另找了一份工作。她这样的举动在当时没几个人能理解,哪有人不要正式工作呢?

班吵架,上课了她把头埋在课桌上还在哭,我心里不好受,就在纸上写了一首诗《看见你哭心里真不是滋味》。这张纸被其他同学抢去读给她听,没多久她就答应了我好。

交往是偷偷摸摸的。我们各自出了家属区,到了厂门口碰头,然后边走边聊天。快到厂门口时,她会先走,等她过了厂门口,我再走过去。那时候没有电话,没有BB机,没有任何在我想她的时候可以联系她的方法。

这样持续了有两三年,我想着该把这段关系正式公布了,这样我得告诉父母,由父母请人出面到她家去谈。可丹宝不答应,说她家里不同意,她姐多次跟爸妈提出要她去深圳,而她也已经去深圳玩过两

我和丹宝的事情被她家里人知道后,遭到了她父母的强烈反对。

我家和她家住在厂里的同一栋楼。她家是一单元二楼,我家在二单元四楼。每天进出家属区要经过她家的单元口,我抬头就能望见她家的窗户。

丹宝她姐在深圳,她妹每天放学回来在家里弹古筝,这些让她家在厂里显得与众不同;而其他家庭没人在深圳——当时深圳可是全国人民都趋之若鹜的地方;而古筝更是只在收音机里听到过声音,没几个人见过实物。她家三姊妹中,只有她和我一样,在车间当工人。

我那届工人与以往不同,以往毕业了就直接进厂,到我们那届要先学习半年,学习完参加考核合格后才能进厂。我和丹宝一起参加了厂里的这仅有的一届学习班,我们就在这半年的时间里“好上”了。那时候的“好上”,她点头的关键点是我们有次在学习

旧事

## 那时的我们

肖斌

